



## 暗

邱家荣 著

责任编辑：向 辉

版面设计：侯国强

封面设计：周明怡

Copyright © 2024 by Jiarong Qiu

Published by

Dixie W Publishing Corporation

Montgomery, Alabama, U.S.A.

<http://www.dixiewpublishi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means including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s,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The only exception is by a reviewer, who may quote short excerpts in a review.

本书由美国南方出版社出版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2024年4月DWPC第一版

开本：229mm x 152mm

字数：164千字

Library of Congress Preassigned Control Number : 2024932492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号码：2024932492

国际标准书号 ISBN-13 : 978-1-68372-624-1

## 作者简介

邱家荣, 出生于江苏徐州煤矿区, 1980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外语系, 1993年毕业于美国Temple University天普大学MBA。一直任计算机信息工程师, 咨询师, 服务美国诸多公司。曾经在中国地方报例如金陵晚报, 徐州矿工报发表小品。在美退休后开始写作。已经出版《贾汪煤矿100人》和《中国美国100人》。



## 目录

序	
古朴的小村庄 / 001	
古交新春 / 008	
澳洲记忆 / 026	
我的42个孩子们 / 036	
利国神人 / 042	
大嫂杨绒花 / 050	
李华的普通故事 / 066	
第五次婚姻 / 078	
玫姐出轨心路 / 088	
法拉盛老高 / 101	
走线 / 122	
暗 / 138	
孽 / 151	
小田 / 160	
友军间谍 / 167	
法拉盛黑寡妇 / 186	
女人的八字 / 194	
高岛吞象 / 202	
莫汉探母 / 219	
中年女人安玛莉 / 232	
西贡姑娘季春 / 239	



暗

## 序

本书是作者 2023 年创作的短篇小说以及非虚构文学作品集，具有极其强烈的年代感，其中几篇文章以当年发生的真实事件为背景，目的是记录我们所经历的时代。最初在微博上发表，期待与读者见面的同时，得到他们的点评。效果出乎意料，反映异常热烈，受到高度赞扬，深受读者喜爱，让我甚感欣慰。

为此书写序，颇踌躇，感觉笔拙，尝试多次未果，只好反复“还原现场”读原文，同时逐条阅读篇尾点评。通过对比，发现点评与本人写作主题不差。暗中赞叹，一个读者一种体会，达成共识绝非易事。突发奇想，用他们的点评作为每章脚注，岂不是一箭双雕。既简化了序，又能让读者管窥文章的旨要。大喜。

真心实意感谢朋友们对我的一贯支持鼓励。因为篇幅有限，只能选取小部分精湛评论。作为我的新读者，我自信地与你说，这本书会给你带来欢快，也会带来悲伤，透过各式人物的故事，体会人间世态炎凉，值得你的宝贵时间。



暗

文学界对于微型、短篇、虚构、非虚构有着大概区划，例如微型与短篇小说以字数计，一万字是“标准”短篇，少则微型，多则中篇。小说是虚构没有争议，近些年又出现非虚构，起初将记者笔下的纪实报告文学化作此类，有新闻原型有小说特点的描述。现在种类增多，半虚半实，或虚或实。

作为写手，有话就说，无话不说，无论长短，绝不凑字，虚构与否，并不刻意，是我的底线。作者要在内容上下功夫，主题紧凑，情节新奇，人物鲜明。至于怎么划分，属于哪类都不是我的主要考虑，交由出版社决定。

人生本是一个过程，你我是历史舞台上的短暂表演者。恣意随性，演好角色，无愧一生，自当满足。

邱家荣

01/11/2024 纽约

## 古朴的小村庄

在山东与江苏交界处，泰山以南徐州以北，有一个小火车站，塘湖，小到几乎没有人注意，甚至怀疑津浦线每天经过这儿的任何一个快车司机是否知道这个站名。这里每天只有一班绿皮闷罐火车，偷偷地在其他快车的夹缝中慢慢行驶停靠。从贾汪开往临沂方向的几十公里路居然要走几小时，40公里/小时的速度，之间还要不断地临时停车，等待旁若无人的快车疾驰而过，然后再咣当，咣当地晃行，在世界上所有没有人注意的小站都停。

1968年夏天暑假我12岁，第一次出远门，外公送二哥和我去南谢庄小姨家帮助做农活。在塘湖下车再向北步行三里路就到了南谢庄，离家出去走走的感觉还是比较酷的。

小姨长得很难看，嘴歪眼斜，但是性格开朗，喜爱笑，有时候从那斜眼里还会笑出眼泪。她在娘家排行老六，上面两个姐姐，三个哥哥，我娘是她二姐，她下面还有一个弟弟。由于丑，就只能随便嫁。可是她的命好，我的姨父健康文静，温和话少，但是眼头活。他是家中老大，下面一个妹妹待嫁，还有两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光腚小弟。家庭不富裕也就不能挑挑拣拣，能娶上媳妇，生儿育女就烧高香了。他们结婚后一直与父母住在一起，现在要生第二个孩子，所以在前院规划好地面，明天起房子，让他们一家三口分开住。小姨和姨父合计着让我们两个在这期间去她们的庄上干农活。因为孩子算半工，两个孩子就算一个全工，做

一天能拿十个工分，比小姨这个妇女七分还高三分。我小姨不要出工，可以专心致志生孩子，而且最好生男孩。

中饭之前赶到了庄上。家里对我们的到来都非常高兴。小姨亲切地拥抱着我们兄弟俩热泪盈眶，高兴地不得了。我们对小姨的印象也淡薄了，但我们是奔小姨来的，她是我们的亲人。

按照乡间习俗，女方的男亲家来了，男方的男亲家要亲自招待。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小桌子上摆了四样菜，一瓶酒。一盘看上去没有熟透的炒肥猪肉片就是当家大菜，其他三个炒素菜。女人孩子甚至儿子都不能上桌。老哥俩儿推杯换盏，假模假样，互相客气。须臾之间，二人离座，喝茶聊天，菜几乎没动。这时候我们这些虾兵蟹将妇女孩子一窝蜂围了上去，稀里糊涂扫光光，碗干盘净。

七月的夏天很热。吃过饭，两个小叔拉起我们两人就往旁边场上跑，说是去游泳。所有年轻的女人和孩子都欢天喜地，与我们一起去。到了打麦场才看到场边的大水池，光腚小叔怂恿我们两人也脱光一起往下跳。虽然那个时候我们还没有完全发育，可还是比同龄的小叔高出个头。在这么多女人面前脱衣服还是难为情。再看看她们，似乎都在鼓励我们脱。虽然她们待字闺中，可都是我们的长辈。她们笑得好看，亲切纯净，没有任何杂念。于是我们就快快地脱掉衣服，赤条条地立在塘边。七大姑娘八大姨吃吃地笑，不经意，甚至是根本不往我们私处看。她们面红耳赤，却由开始的高朗笑声变成了压抑的低音叽咕。我们是她们村里第一次见到的城里人，而且是快成人的光屁股公鸡头子。

晚上，大家铺凉席在屋外的大树下睡觉。两个马上就要出嫁的姑姑搂着我们在怀里。后来才知道，出嫁前，搂男孩子睡觉，到了婆家头胎生男孩。堂姑有点儿疤眼，可是并不影响她的美丽，加之性格开朗，谈笑风生，就愈加可爱。可是姨父的大妹就太窝囊了点儿，像是没有长开的红薯，憨厚呆直，只有出笨力的份儿。

七月造房子有它的道理，天热，干燥无雨。那时候最简单的材料就

是用水和上黄土，麦秸，然后用木模具做出大块土砖坯，晒干以后，就可以码墙垛了。这种事情是全村大事，能帮忙的全来，居然一天之内就码出了两间屋子。大家晚上用过餐，回家休息。第二天上午上梁，挂红布，放鞭炮，午饭后，用麦秸做顶，下午完工，真是神速！

搬家实在简单，小姨有一张大床放在里间，外屋放置一张饭桌，晚上也是我们哥俩的卧室。那时候的孩子思想简单，对小姨要生产的事情没有什么认识，例如不知道大肚子就是怀孕生孩子。小姨没过几天居然坐月子了。我们表面认知是小姨因为坐月子生小孩就头上扎着白毛巾，待在闷热的内屋里一个月不出来。反正大人的事情小孩子不懂，也不问，有时候不该问的问了就挨揍。

我们两人随着光腚小叔下地干活，跟着妇女出工，在豆地里除草，拔草。地里的妇女爱说村里秘闻，嘁嘁喳喳没完没了。一天，县里来了个记者或者干部什么的，在豆地里，关切地询问妇女主任晚饭以后妇女们有什么娱乐活动。那个女人满脸坏坏的样子，笑了，“晚上黑灯瞎火还能搞什么活动？最好的活动就是摸黑上床。”说完，看着发愣的干部补充道：“晚上摸到谁家，就上谁家的床”。然后全体妇女狂笑起来，那个干部愈发尴尬，让这一众妇女搞了一把小型娱乐活动。

饭后天黑，女人们成群结队去庄子南边二百米的大沙河去洗澡。沙河挺宽的，她们就参差不齐地挨着肩，横排站在沙河里。由于水浅，每个人预先用手挖一个坑，以便蓄水。等水澄清了以后就可以舒舒服服地洗浴了。最后，顺手把全家人的衣服洗净。庄上民风很正，祖祖辈辈没有听说男人偷看女人洗澡的事故。

姨父的父亲兄弟三个都在庄上住。他父亲排行老二。老大家住村东头，大儿子已经40多了，妻子病逝后没有能力续玄，带着比我大两岁的孙子在父母家里与大闺女疤眼儿姑姑和刚刚复员回乡的小叔一锅吃饭。一次傍晚我过去玩儿，只见大奶奶眯缝着眼往杀猪锅里滴几滴油，倒入一簸箕足有七八斤重，搅两刀半紫半红大辣椒，大把撒入粗盐粒，

噼里啪啦大铲子上下翻飞几下就灭火盛出。姑姑给每个人舀一大粗瓷碗稀玉米面汤。只见家人并不说话，筷子一起夹着半生不熟的辣椒卷在巨大的山芋煎饼里，就着稀饭，稀里哗啦，呼噜、呼噜，风扫残云般，看起来那简直就是人间美味。

昨天，他家的大孙子告诉我，二叔虽然单身，可是已经分家单独过了。今天，我翘首看了一会儿那个独立门户，却连门儿都看不到，在树影里黑咕隆咚。光腚小叔把他知道和理解的全都讲给我们听。他们村子多少年来有一个习俗，娶不起老婆的男人都会与十几里路外的渔民家庭搭伙儿。单身男人去船上认个干闺女或干儿子，然后呢，干儿子，干女儿的母亲只要上船，就会领孩子来看望干爹，并且在干爹家过夜。讲到这里，光腚小叔眨巴一下眼睛，很诡秘地说：“干”。我们吓一跳，赶紧问，那船上的亲爹知道了怎么办？他们得意地说，都知道的。

单身男人会让女人带上钱粮回去，另外他们自己也会推着独轮车在节日期间去送礼。这些女人在庄上绝不与任何人打交道，独来独往。第二天在地头上，那班聊舌的女人自然有了各种猛料，添油加醋说是听到女人昨天晚上叫了一夜，今天蒙蒙亮出门的时候，八叉着腿儿走路，看样子这个老二是饿得狠了点儿，把女人弄伤了。然后，大家挤鼻子弄眼，绘声绘色，竭尽想象地捣鼓了半天。不过呢，她们说归说，活儿倒是不耽误，或许地头拉呱，带点儿色儿才更有动力。

这个庄子的历史也可以追溯到几百年了。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最不幸的人也会得到大家的帮助。村东头一个孤儿姓李，乡亲们叫他愣子。他给我的印象是嘴里撕咬一个煎饼卷，胳膊窝夹着两个大煎饼，一边走一边吃。头发像茅草窝，衣衫褴褛，敞着怀光着脚丫子。他每天都下地干活，分的地瓜轧面糊，让大娘们帮忙烙成煎饼，不知以后怎么办。

乡亲们之间为了各自利益一定会有摩擦矛盾，不过也没有见到谁家明火执仗地吵架或打架。一天傍晚，庄子开会，推举今年冬天挖河的人

员。挖河不是好差事，冰天雪地，稀泥烂土，而且还得自备干粮。一个冬天下来也挣不了多少工分。大家心照不宣地按着每家男劳力扒拉。正在低声说话的嗡嗡声中，只听一个中年男人尖厉地高声呐喊：“我去年已经去了，今年谁要是再叫我去挖河，我日他祖宗八辈！”这个叫李爱民的哥们儿是真急了，听大家都说自己家有多么的困难，隐隐约约感觉到人们提议还是去年的那些人挖河好。他好恼火，所以率先暴跳如雷骂将起来，闹的没有人敢再提他的名字。看来今年冬天就可以安逸地和老婆孩子热炕头地在家里享受了。

村子里没有听说互相婚嫁之事，也就是说闺女往外嫁，媳妇往里娶，有点像换血一样，久而久之，庄子变成了娘家。逢年过节的，闺女们就会携儿带女地走娘家。说来奇怪，我竟然不知道疤眼儿姑姑和姨父的妹妹憨厚姑姑什么时候出嫁了，没听到鞭炮也没有见到准备嫁妆，只是过了好长时间才听大人们说起她们。见到姨父面色沉重地与他母亲对坐，讨论着憨厚姑姑在婆家挨打受欺负。姨父家虽然三个弟兄，可是两个光腚孩子没得屁用。全家听到姑娘在人家受气只有唉声叹气的份儿。姨父中等个儿，身材一般，健康但不十分强壮。对他的老婆我的小姨很好，从来没有听到他高声说话。而那个疤眼儿姑姑生来就不是受气的主，在婆家过得还算好，只是想家，想娘。

一个姑娘12岁，打扮得漂漂亮亮，跟着妈妈从小镇临沂回来。她的爸爸在临沂火车站工作，有城镇户口，庄上唯一吃计划粮的人。妈妈的头发梳得油光水亮，脸上涂了不少雪花膏，顺风的话，离老远就能闻到廉价香脂味道。丝光蓝对襟褂子，青色裤子，自纳圆口布鞋，是庄子的文面儿人儿。她与村里人有一种天然的区别，那是城乡接合部居民才有的特色。她们娘俩不下地干活，夫妻俩只等着女儿成人后能够嫁到镇上。

光腚小叔悄悄地告诉我们，三叔三婶子住在西边。三婶子炸油条从来不给他们吃，说是要钱。我们俩刚到的时候也见过门后的婶奶奶，她

让我们吃油条，吓得我们拔腿就跑，没有钱啊。

小姨出来了，裹挟着内屋里的酸臭。姨父给她烧了一木盆热水，关上门让她在堂屋里洗澡。后来我们回到家后，娘拿出她们家族1953年的全家福照片，看到小姨长得很漂亮，白色连衣裙，白净的皮肤，五官端正。照片几年后的一天上午，一阵邪风扑面而来，小姨的脸就被扑了，成了嘴歪眼斜的丑女，真是可惜。

地里的山芋开始收成，于是孩子们跟着挖山芋的大人后面，摔掉粘在山芋上的泥土，归成堆儿。再回来就收成黄豆。我使用镰刀不太熟练，结果刀口顺着豆秧滑到小拇指上割了一个三角口子，落下刀疤。割豆子的时候，已经是八月底，农村的天气好像凉一些，光腚小叔都穿上了衣服。还记得他们两个从豆秧上捉豆虫，青青的，肥肥的，放在火上烤，不无得意地说，真好吃，一包油。我对蠕动的粗虫子实在不敢恭维，到现在也还是怕吃虫子，蚂蚱等等。

每到晚上，南来北往的客货列车经过村东头沙沟车站的时候总是远远地拉响汽笛，然后就是有节奏的车轮滚动压在轨道接头发出的咣当声，尤其是客车窗窗口射出的白色灯光，像固定的四方画框，整整齐齐地向前运行，给我一种遥远的遐想。这列车以及这列车里面的人往哪儿去呢，遥远的东北，繁华的上海？还有中途随便上下的乘客都在忙什么呢，我什么时候可以像他们那样自由自在地走南闯北呢？

夏天，也就是我们的暑假，就这么快地过去了，姨父送我们到塘湖火车站。还是那趟绿皮闷罐车，兢兢业业地喘着粗气，依然忠实地在各个无名小站停靠，把我们载回了家。

《古朴的小村庄》点评精粹：

蓝山风：就像自己在暑假亲身走了一趟南谢庄。古朴的村庄，纯正的民风，简单朴素的生活，苦中作乐的人生，人物的描写也栩栩如生，有血有肉，非常喜欢这样的乡土文学，作者的生活阅历和文字功底都让

人敬佩!

南瓜苏米: 这篇有《社戏》的韵味, 文采飞扬四个字不为过。

杭城: 难得一见的好文, 赞!

红贝王妃: 笔下那些嘴歪眼斜、疤痢眼, 还有红薯似的七大姑八大姨都哪来的? 真是生动有趣!

暗

## 古交新春

山西是个煤都, 课本上, 报纸上都这么说。对于一个从全国十大煤炭基地出身的万翻译来说, 大煤矿的规模还是领教过的, 可是当他实地看到了山西漫山遍野的露头煤, 才知道什么叫煤都, 那就是处处都能看到煤, 而且煤层厚, 好开采。

这次煤炭部之所以空调南方煤矿翻译有几个不得已。

1984年, 全国改革开放, 各大部都提出了20世纪末国民经济翻一番的具体规划。经过国家开发委的批准, 他们就可以获得或多或少的外汇拨款, 进口外国先进设备。那么, 全国各行业亟需翻译, 这么多的专业人才到哪儿去找。其二, 煤炭是工业主要能源, 获批的设备进口项目相对较多, 山西又是煤矿重中之重, 本地区翻译早已经告罄。虽然煤炭部也有外事局, 可是翻译根本忙不过来, 各大煤炭局都向煤炭部要人, 出国考察, 买设备样样都要翻译。而且, 英语专业大学毕业生分配到煤炭系统本来屈指可数, 见到外国人张口哈罗, 却不懂煤矿。懂煤矿又懂英语的口语人才凤毛麟角。再则, 人才管理混乱, 没有统计, 例如全煤炭系统一共有多少翻译, 都在什么地方, 水平如何。像万这样的特殊人才, 煤炭部居然还是通过基层煤矿一个工程师与他在机械设备司工作的老同学闲聊得知, 这才借调煤炭部, 冲抵这一空缺。

煤炭部机械设备局申请的阿特拉斯液压风动掘进机批准在山西太原西北百十公里, 新开发矿区古交煤矿使用。部里要求该设备的安装使用

训练都必须由阿特拉斯公司负责在三个月内完成，并协定，月进三百米掘进指标。瑞典派来的四个工程师全部可以讲英语，带队海尔莫特更是世界各地安装调试培训的老手，加上两个五六十岁的老工程师，还有一个29岁的年轻工程师。他们约定四月二十号在古交煤矿集合。

万是1977年元月入学的最后一批工农兵学员，南京大学英语专业。虽然文革期间学校教育断断续续，可是他的高中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并不吃力。他是土生土长的煤矿工人，出生于煤矿，长于煤矿，工作于煤矿，从煤矿上大学，再回到煤矿去，从来就没有离开过煤炭行业。社会上在评论工农兵学员时，往往一棍子打死，各种的不屑。可是在万翻译面前，他们不得不承认，拥有大量英语单词或能背诵大段英语诗词在实际工作中是多么的脆弱，可笑，不堪一击。煤矿技术术语，采矿知识与文学语言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扎实的煤矿生活工作背景加上良好的英语专业知识，真是令他如虎添翼，鱼戏于水，得心应手。

古交，位于吕梁山脉腹地，层峦叠嶂，汾河横贯全境。自古以来，这里山高而林木稀疏，水长而禾草不丰，寒山瘦土之下却埋藏着极为丰富的煤炭资源，且以焦煤为主，质量之优，储量之丰，罕有其匹。古交矿区被列为国家能源开发重点建设项目。1978年5月，由煤炭部批准抽调的基建工程兵四三四团官兵率先进驻古交矿区。尽管古交矿区指挥部已经在此开发六年，1984年时还没有正式投产。

万坐在古交矿区每天往返于太原的外事采购专用面包车向窗外望去，荒山野岭，毛草不生，与大片油菜黄花盛开的长江三角洲相比，简直是贫富两世界。司机不时地给他指点车外山坡下摔落的各式车子，其中运煤卡车居多。他说自今年元旦到现在已经有28辆车摔下山崖。你看，又一辆。这次看得清楚，一个摔扁了的卡车车头孤零零地卧在半山腰，顺着滑行方向可以看到四散的黑煤，摔碎的卡车车帮木条，轮子已经滚到百十米下的山沟里。人呢？人早就拖走了。司机不无感慨地说，真是要钱不要命啊，这么窄的路跑得快，能不出事吗。嗨，这些老板给

他们定的任务也太高了，一天三趟来回，谁吃得消。说着声调就低了下去，混饭吃，哪行都不容易。万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山坡下一片狼藉的卡车碎片，联想到他们的家属孩子，联想到煤矿的伤亡矿工家属，不禁唏嘘。一路上，面包车就像走在破损的弹簧床上，一下跳起来，一下又回落下去，如儿童乐园里的疯狂过山车，上下翻飞，所以吃饱饭坐车是个忌讳。煤灰飞扬，遮天蔽日，往来的车辆喇叭声此起彼伏，凄厉刺耳。人们忙，人们急，人们狂躁，谁都恨不能把其他车通通挤到一边去，哪怕是挤到山下去也在所不惜。

一大早出发，磨磨唧唧快到正午才到达。矿区负责接待的两个王处长，和工程兵赵团长站在招待所门口热情招呼。安顿下来以后，赶紧把万领到阿特拉斯工程师的会客厅，与他们一一介绍。好兆头，三个翻译已经来了一个。另外一个煤炭部外事局的小赵，应届毕业生，正在代表他们北京外国语学院参加全国大运会，推铅球，完事就过来。还有本地刚刚毕业的翻译小王过两天过来。为了工作方便，万翻译把几个工程师的名字一律按当地尊称定义，领队Helmet 海尔莫特从今以后叫老海；Walayswa 瓦莱西瓦叫瓦赖；Tapior 挞皮欧 叫大皮袄；Stevenson 斯蒂文身叫斯蒂文。名字确定以后，每个人都很开心，中国人好喊，瑞典人也好奇自己的中文名字。然后就听大家狂笑，大皮袄，大皮袄！这个名字太好听了。他最随和，对东方文化特别有兴趣，琢磨着回国以后他能讲几句有用的汉语。另外大皮袄还有特定意义，皮毛大衣，有趣。

在食堂单间餐室，厨师自我介绍说他刚刚从太原三个月西餐培训回来，目的就是把外宾招待好。可是上来的菜式还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菜，而且也说不出来是哪一帮菜系。万不说，因为他知道这个厨师原来是团首长的小炒师傅。这要不是外宾来了，他的菜还不知道是什么样子。老海是个老油条，对饭菜非常随意，而且还想法儿编排一下，把黑黑肥肥的木耳用筷子夹起，窝成双片儿，故意抖抖霍霍地在斯蒂文面前晃，闭上一只眼睛很神秘的样子暗示着，你不是好奇吗，就是这个样子。全桌